

汪暉顛倒

汪暉



汪晖

颠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颠倒 / 汪晖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86-5638-0

I. ①颠… II. ①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
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60779 号

颠 倒

作 者 : 汪 晖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 ISBN 978-7-5086-5638-0

定 价 : 52.00 元

印 张 : 10.25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图书策划 : ■ 活字文化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视野丛书”总序

这套丛书甄选了这么几个人：张承志、韩少功、李零、汪晖、徐冰和李陀，包括作家、学者、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看起来，这些作者各有各的行业，但他们的思考和写作却有着某种秘密的通道——时代与个人，阅历与写作，由此在复杂的光谱中互相辉映。依照丛书的构思，以笔记散文为主调，进而铺张杂陈，理辞各异，文意歧出，或许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展现了一幅艰难的思想图景——“视野”的命名恰如其分。

是我突发奇想：在不同领域、不同的版图和不同的坐标上，邀请这几个人聚在一起，构成潜在的对话，撞击火花，看是否能在时代与时代——也就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间，出现新的想象与思考？正如学者孟悦所说的：“丛书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也是它的重要性所在，那就是作者们展现的越界的想象和眼光。虽然是用中文写的，但是每个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跨越对‘民族国家’的身份想象、对文化传统的边界的想象，乃至对语言本身的开放性的挖掘。”

特别强调的是，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

北岛

2015年6月25日

自序

今年初春，我离开有些寒冷的北京，经多哈，往约翰内斯堡。这是我的第三次非洲之旅了。行前，北岛几次电话，都是督促我尽快完成《今天》所做的专辑。按他的说法，专辑的目的，是以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轨迹，以小见大，呈现时代的变迁。虽然我按期收到寄来的《今天》杂志，但大约是为了给我一点编辑的启发，也为了给我一点压力，北岛不惜重复地将新出版的张承志专辑、徐冰专辑、李零专辑和韩少功专辑一一送给我。从一年前说定编辑这份专辑起，他的督促电话就没有断过。这些已经出版的专辑如此精彩，真让我难以着手。去年夏秋之间，我将自己的旧作统统交给编辑经验丰富的何吉贤，拜托他从这些旧文稿中选择若干，按照《今天》的要求，编成专辑的模样。吉贤慨然应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但北岛说：至少有一篇必须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这篇作品便是收录在文末的《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一文。至少有两年吧，文章初稿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这次登机之前，我匆忙将一些相关资料随身带上，在往南非的航程中，开始修订和增补。借着微露的舷窗透出的天光，我一路沉浸在15年前的旧事中，不觉间已经飞越亚洲和海湾地区，到了另一个大陆。在约翰内斯堡期间，除了几次演讲和交流之外，便是四处访问，从约翰内斯堡到索维托，到处都是种族隔离的遗迹和反抗斗争的纪念碑，历史的一页似乎翻过去了，但新的排外浪潮让人觉得翻过去的那一页依旧停在半空，仿佛随时复燃的死火。在宪法山（Constitution

Hill), 我踟躕于关押甘地和曼德拉的囚房, 思考纪念碑的意义。夜晚归来, 满天的星斗, 除了临近街上的酒吧里偶尔传来喧哗的人声, 街道寂静无人。我偶尔想, 若是在这儿, 而不是在往返柏林和北京之间的旅途之中, 起笔写这篇关于犹太人的故事, 感觉和视野或许都会有所不同。可惜交稿在即, 我已经来不及将自己在非洲的所感组织在写作之中了。

学术生活大多沉闷乏味, 即便自觉有趣, 要想感染别人实在是很难的; 沉浸其中, 往往被问题牵着走, 下笔枯燥, 不能顾及文辞。我偶尔写点随笔性质的东西, 多半因事而起。一是纪念逝者, 感怀旧事; 一是完成新作, 草成序跋; 一是行旅之中, 记下一点痕迹。笔端忽而有了感情, 文字有所灵动, 多半与此有关。平居时期, 沉潜于研究工作; 远游的时候, 阅读、观看、交往的对象都有所不同, 连早已遗忘的人与事, 点点滴滴, 浮雕一般, 降临在远离家乡的夜晚, 窗前灯下, 或者黑暗之中, 与我相伴。记得第一次去非洲的热带雨林和大草原, 丛莽和森林之间, 危机四伏: 尼罗河中鳄鱼河马, 森林之中封豕长蛇, 丛莽草原狮豹象牛, 即便是豺狗, 也是招惹不起的。我仿佛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自然被第一次唤起, 那种遏制不住的亢奋, 连带着原始的恐惧, 让人昼夜不眠。我忽而觉得, 那是我初生时的感觉, 是在成长中不断剔除的能量。初生时连记忆也尚未出现, 但这些感觉却蛰伏于身体的最深处, 难以察觉。在森林草舍的昏黄灯下, 我展笔记录未曾经历的感觉, 如此分明, 却无从着笔。这是远游的成果, 因脱离生活的常轨而产生的记忆和回想。渐渐地, 我开始习惯这种周而复始的状态, 甚至习惯携着书本负重旅行, 在别处进入写作。除了查找资料等研究工作外, 由旅行而创造的距离, 对于思考——包括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反思——而言, 似乎也有

意义。

1996年至2007年，前后11年半的时间，我应董秀玉之邀，担任《读书》的编辑，也因此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编辑手记”。这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例外状态”。早几年，曾经有出版社来联系黄平和我，希望将我们陆续写下的文字单独成册，我们也为此做过讨论，但终因各自奔忙于新的工作而无暇顾及，一再耽搁，怕是连邀请我们的编辑也已忘却了吧。编辑工作如流水，日日奔涌不息，每月一篇，多半在发排的前一夜才能仓促成篇。手记篇幅短小，内容不一，谋篇布局、讲求文辞都是从容的产物，而我们的手记多半因应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星半点，急就章而已，唯有折射时代的氛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余年，不但中国和世界发生着巨变，而且我们自己、我们身处的所谓知识界，也日日分化组合、纠缠搏斗，曾被人讥为“杯水风波”的思想争论，竟然演变为全国性的轩然大波，恐怕并不是几个文人的不安本分使然。我们所写的“编辑手记”多半因时因事而起，限于周遭的氛围和编辑的身份，或喜或悲或怒或讽，都不能像普通作者一般倾泻而下，总是有所节制，力求客观，即便暗含褒贬，偶尔推敲修辞，多半起于顾忌而非炫耀文字。其实，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在其初期，恐怕不是出于辞章之讲究，而是情境使然，久而久之，却成为一种审美的习惯。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难免气急败坏，但身为编辑，不得不时时克制自己，不知不觉间，也会有所谓“曲笔”。无论如何，留下几篇手记，录此存照，算作一段证言，也还合适。这次出版专辑，吉贤特意选出一些“编辑手记”编成一组，在文体上也算别具一格。

对于文章及其体式，我一向信奉曹丕的说法：“夫文，本同而

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我喜欢逻辑严密、史料详备的文字，对于摇曳多姿的文辞，虽有阅读的雅兴，却很少入胜的感觉。作为编辑，对于圆通简练、静穆幽远的作品是不能忽略的，但我得坦承自己最重视的仍然是洞见和新意，以及在这洞见和新意中呈现的作者的胸襟、品质、情怀和世界观。就文字言，读所谓学者散文，多半不及读诗人、文学家的文章有趣；现在居然将这些“闲笔”结集成册，并在《今天》出版，惶惑之感，在所难免。但是，相比于研究性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这些文字或多或少可以呈现一个如我一般的行者所走过的道路，透露思考和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动机或契机。这或许也就是《今天》编辑出版这套专辑的用意所在。想到这一点，心也就渐渐地沉静下来，连窗外贡多拉船夫的歌声也听得分明了。

2015年4月19日于威尼斯

目录

VII “视野丛书”总序 北岛

IX 自序

第一编 重影

- 3 重影
28 明暗之间
——记石承先生
37 “火湖”在前
——记唐弢先生
48 金沙江之子
67 墓园·颠倒

第二编 死火

- 83 死火重温：
——《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
103 《死火重温》序

第三编 十年

- 119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绪论）
- 147 小小十年
——《二十一世纪》与《学人》
- 160 《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附记

第四编 夜的孩子

- 169 联系着我们又分离着我们的桌子
- 171 双重否定的等待
- 174 意外死亡，或尚未终结的历史
- 177 二十年，不息的歌吟
- 180 读图时代的《麦客》
- 184 从“无力”中寻出“希望”
- 186 在“具体的敌人消失以后”，我们如何歌唱？
- 190 “法西斯细菌”
- 192 赛义德的遗产
- 195 历史的铧犁
- 197 时间的划痕
- 200 “差异与分歧如狂风暴雨”
- 203 艺术地政治，政治地艺术
- 206 踏上死者的立场
- 209 夜的孩子

第五编 超越纪念碑

- 213 公理、时势与越界的知识
——在帕西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 227 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

第一编 重影

重影

片鳞：1976

1976年1月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我挎着书包向护城河南侧的鲁迅中学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边如平素一样安宁。新北门桥坐落在护城河的西北边，东边是乾隆登岸的冶春御码头，西边拐弯就是瘦西湖。同学柏鹏匆匆走过来。他面色凝重，不像16岁的少年。临到跟前，他劈头就是一句：周总理逝世了。我的心突然下沉，仿佛穿越桥面，直落寒冷的水底。我们一路往学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那些日子并没有停课，但标语在黑板上停留了约一周，上课的老师们谁也不愿将字迹擦掉。他们在那行大字前讲课的身影现在偶尔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处于敏感的时期，为免我们毕业后惹是生非，开春之后，我们这一届又延长了一个学期。我总计在中学待了四年半，加上小学的五年半，从1966年至1976年，正好覆盖“文革”十年。1976年，与周总理遗言相关的各种手抄本及“反动谣言”四处飘散。语文老师夏耘曾花力气研究和整理扬州评话，在课堂上，他用一种评话式的幽默调侃当时的政治，但清查谣言时，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在同一个讲台上说过的话。我们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追查谣言的事不了了之，学校干脆让同学们们外出拉练，住到农场去劳动，省得在毕业前夕出事。拉练

的路途从扬州到邵伯再到高邮，跑得我们满脚水疱，然后转回扬州。途中，班主任刘颖老师走在队伍后面，她那时也就是三十出头吧，还梳着辫子，悄悄地向柏鹏讲述她的看法，柏鹏又转告我。师生间共享某种禁忌的秘密，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经验。拉练之后，我们就到扬州农科所的农场劳动，“四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十余个男生一起剃了光头，在不允许游行的告诫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内而后围绕宿舍外侧，鱼贯而行。没有呼喊，但有歌唱，光着头歌唱。那可是在电影《红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们都在16岁上下，叛逆的年龄，对于政治并不真懂，但一种政治的氛围以特殊的方式冲击着敏感的神经。

到5、6月，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毕业了。那时上山下乡尚未结束，有些同学下乡去了。我未满17岁，未达法定的工作年龄，既不能下乡，也不能分配工作，四处游荡。7月间唐山地震，全国都受了惊吓。附近的溧阳晃了几下，倒了几间房，这一带据说也在遍布全国的四条地震带的其中一条上。那时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了。柏鹏先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地震观测室打工，天天盯着仪表，我偶尔去看他，很是羡慕。我和几个院子里一起长大的朋友每天拿着老虎钳，走家串户，帮人搭建防震棚。从1976年夏季到1977年春天，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近一年。防震棚的两侧先是用葵花秆编制，后来有了芦席，上面则先是塑料布，后来变成了油毡。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我的曾祖母大概是在棚子里受了寒，第二年就去世了。

就在闹地震的时候，我开始了打工生涯。临时工不需要签任何合同，只要得到工厂的许诺，就可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钱，没活时就走人。我的第一份临时工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按天拿工资，一天一元钱。每天早晨，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

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自铁皮车中装入脸盆，提至半空，倒入绞肉机。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去是肥瘦合并搅拌，加入调料等，最终装罐、加热。挖了几脸盆肉之后，必须将冰冻的双手浸在热水中恢复知觉。休息的时候，我们围在巨大的榨油机旁边，等待出油后，拿几块油渣放入嘴里，那可真香。工作中偶尔不慎，有人将手套或毛巾一并放入了绞肉机，又凑巧被检验科抽检出来，这一批罐头就报废了。报废的罐头廉价卖给我们。那时猪肉和油配给，每月每人半斤肉，能得到一两罐额外的廉价罐头，父母总是很高兴。买罐头时，工厂要求将罐头瓶退还，我只能将肉和汤汁倒入饭盒，放在雪地里冷冻，凝固后再怀揣回家。

制罐厂在运河的东侧，距离我家较远。离那儿不远，是南宋末年为纪念咸淳年间（1266—1274）来扬州传教的穆斯林圣人普哈丁而建的墓园和清真寺。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支系第16世裔孙，德祐元年（1275）7月20日由天津南下时病逝于运河舟中。该墓系遵其嘱而葬于扬州城东古运河畔高岗。寺院、墓域两分，其中墓域葬有普哈丁、法纳两个墓亭及明清时代的穆斯林坟墓。临河的正门门额刻石为“西域先贤普哈丁之墓”，下署“乾隆丙辰重建”。清末重修墓园，回族将军左宝贵等就埋在园内。园内墓碑上刻有铭文：“宋德祐元年西域至圣一十六世后裔大先贤补哈丁；宋景炎三年西域先贤撒敢达，明成化元年西域大贤马哈谟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贤展马陆丁，明弘治十一年先贤法纳。”墓园坐东朝西，墓亭为阿拉伯制式，但通往正门的石桥上却像扬州园林一样刻有狮、猴等动物，显见其入乡随俗。那时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每次我从运河西侧登车穿过解放桥，都可以在运河的波光中，看见普哈丁墓园中郁郁葱葱的树木的倒影。

早晨8点上班，因赶工加班，每天晚上10点下班。我至今还记得雪夜归家的景象，沿护城河向前伸展的，是盐阜路，两侧的树冠上坠满雪花，在积雪上行走的车轮时时打滑，南方的雪落在年轻的脸上，旋即化开，沿着脸颊滴落。这是我第一份挣钱的工作。

几个月后，那批活赶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转入离家很近的扬州毛纺厂打工。纺织厂的工作是24小时三班倒，每周轮换一次。就在工厂大门内的院子里，经人引荐，我见到了厂办夏主任。他一边听我的自我介绍，一边上下打量我，之后就吩咐我去电工房跟着小张师傅做事。两周之后，厂里在挡车车间开大会，天气炎热，工人们要求将车间里用于喷洒水雾、沉降棉絮的巨型风扇打开。我去接线，将两根很粗的铜线插入接线板，却不料铜线内层的橡胶已经腐烂，只剩外侧的蛇皮层了，那是不绝缘的。我将线头插入接线板的瞬间，耳边响起了惊雷，天崩地裂，但幸运的是我遭电击时手被弹开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鸡，愣愣地站在那个高台上，风扇轰鸣起来，将细细的水雾喷向六七十米的空间。正在讲话的厂长怒不可遏地喝令关掉，但我像木头一般毫无反应。

大难不死的次日，我被调离了电工房，到了挡车车间，在一百位挡车女工中间，担任唯一的打包工。一百位挡车工中，有不少是郊区农民工，她们文化不高，有些根本不识字，但心灵手巧；另有一些则是中学毕业后分配来的。挡车车间轰鸣不息，我大约在一周之后渐渐适应，夜班时竟会在纱包上睡着了。惊醒时，台子上纺完的线团已经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让我顿起绝望的感觉。那时常常夜间停电，只见车间内外手电的光柱四处乱跳。我在电工房时的师傅小张正在追求我们车间的小谢师傅，停电时，他总是叫上我，邀请小谢师傅到扬州市中心的唯一一家24